

# 記憶臺灣

## 梁丹丰寶島風情畫集



國家圖書館

# 序

梁丹丰教授是名家，臺灣很多讀者對梁教授已相當熟悉，現在流行旅遊文學，梁教授可說是國內最早的旅遊文學作家了。以前我們總在許多報紙如《中華日報》、《中央日報》、《新生報》上讀到梁教授在各處旅行作畫的文章，而且還配上插圖，非常好看。梁教授的足跡在過去的二、三十年當中踏遍了全世界，從亞洲到歐洲，再到美洲、中南美，以及當年的蘇聯、東歐、北極圈、非洲、中國大陸，到過八十幾國。過去國人出國旅遊並不容易，很多人對外國有一些初步的了解與想像，其實是透過梁教授的文字和畫作的。

令人敬佩的是，梁教授在外旅行，除了留下大量的畫稿之外，也為國家做了許多外交工作，她的外交功績絕對不下於一個職業外交官的。藝術沒有國界，是人類共通的語言，以藝術做為國際上溝通的橋樑，最能夠打動人心，最能引起共鳴。梁教授曾先後應教育部、外交部、僑委會、新聞局之邀，出國進行文化外交，在國外進行寫生後再舉辦畫展，並當場揮毫示範，相關活動往往經當地報紙電視的大幅報導，為國家贏得很高的聲譽。梁教授曾經應不丹皇后的邀請，赴該國進行文化寫生之旅，也曾經前後二度將教宗畫像當面獻給若望保祿二世與本篤十六世，一直到晚近還應政府之請畫了一張肖像送給了方濟各教宗。教育部也曾邀請她到美國訪問二十四所大學，進行演講，而且現場揮毫並辦理展覽，獲得美國師生的好評，另外還應約旦文化部、土耳其文化部之邀，進行數月的寫生作畫，而且畫作都捐給了當地機構。梁教授也曾到德國柏林市政大廳展覽並做示範教學，而且將作品拍得高價後全數捐贈做為德國弱勢兒童福利之用，獲得很高的讚揚。不僅如此，梁教授還以一支鉛筆，做過重要的新聞採訪，她到西班牙速寫了佛朗哥的病情；還到了葡萄牙里斯本，冒險進入被激情群眾包圍的國會大廈，速寫內部場景，而且還畫下了總理的相貌，登上當地各大媒體的版面，這是梁教授進行文化外交之餘兩次精彩的新聞記者經驗。

梁教授是一個教育家，教過中學並且曾在好幾所大學任教，桃李滿天下。我們在梁教授的許多畫稿上可以看到她教學的細心和作畫循序漸進的方法，不論是設計、素描，還是水彩的構圖，梁教授總是每個筆觸、每個線條、每個層次、每個不同的用色和光線，一樣一樣仔細的交代，而且有很多的教學步驟和心得，她都密密麻麻的直接寫在畫稿上，這些畫稿就是美術教育最寶貴的材料，也是教學的完整記錄。梁教授教導學生要過簡樸的生活，而且作畫與生活應該一致，衣食簡單才能應付多變的環境，知足感恩，知福惜福，但求精神生活之豐富，絕不做其他之奢想。梁教授早年自己製做畫紙，自己做顏料，畫油畫沒有畫布，自己拿夾板繃上麻紙就權充畫布。所以她常告誡也鼓勵學生，作畫完全是功夫和創意的表現，材料是其次的。她教導學生一定只用三原色練習作畫，所有顏色的深淺變化和層次都要能用三種顏色表達出來，

所以做她的學生很容易，畫水彩只要三支顏料、一枝筆和一張紙就夠了。素描更簡單，一枝筆一張紙，變化萬千。梁教授也總是鼓勵學生要大膽的走出去，行萬里路才能開闊心境，自我提升，而且要堅強意志，做苦行僧的歷練，挖掘潛力，把生命做極致的發揮，這樣才能活得深刻。她自己身體力行，背包裏帶幾個麵包和一瓶水，行走在極地的嚴冬以及沙漠的酷暑，還要對環境做審美的觀察和優雅的作畫，這對體力和心智都是極大的考驗，這是對藝術的執著和熱情，在藝術面前其他都是次要的了。

令人感動的是，梁老師極具文化觀念，非常支持本館文化典藏的工作，所以在過去數年當中，陸續將其留存的畫作和手稿贈送國家圖書館，數量已超過一萬四千件，空前絕後，嘆為觀止，為臺灣文化史上所僅見，國際上恐亦絕無僅有，其價值實難以估計。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梁教授從來不丟棄任何自己的作品，對自己繪畫創作的生命作了全面的保留，這是一批美術教育和社會教育最寶貴的材料，梁教授奉獻社會的精神，可為國人表率。梁教授也經常表示，她用生命進行美術創作、表達美感，留下了這樣大的記錄，但她從來沒有想過永久私藏，而是希望把自己留給社會，這與國家圖書館提倡文化典藏與傳承，推動社會教育、終身教育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梁教授少年時期就移居臺灣，足跡踏遍臺灣各地以及外島，當然也留下了大批的畫稿畫作。臺灣的社會在過去數十年當中變遷得很快，各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觀也都發生很大的改變，許多地方我們年幼時期的記憶已不復存在，在情感上這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事。梁教授恐怕萬萬沒有想到，她一生勤奮的作畫，卻在無意間替我們留下了一份美麗的回憶。從臺灣的北中南東一直到外島，本館典藏了她七百六十餘幅關於寶島臺灣的畫作，題材從自然風景到建築、人物、庶民生活兼備，豐富精彩。我們看看臺北的中華商場、西門町、新生戲院、龍山寺、保安宮、新竹火車站、二水媽祖廟、阿里山、日月潭、臺南孔廟、大鵬灣、檳榔樹、太魯閣、金門的老房子、馬祖的老太太，這些是不是把我們的生活都串在一起了，這是一份共同的記憶，也是我們共同的生命。

國家圖書館館長



# 回首來時路

獲悉國圖即將展示我來臺之後的寫生行腳並彙印成書，令我感懷、感念、也期待。

我在二戰中長大，十歲前的小腳已走過十八行省的大地，烽火流離中輾轉求生，沒有安定求學的機會，令小小的我內心非常痛苦。

某次逃難抵達一個小鎮，湊巧看見很多快樂的孩子背著書包到學校，我忽然激動地央求父親帶我進去打個轉？！執拗時，驚動年輕的校長來關問，他只一笑執著我的小手就對父親笑：

「既然有緣來到這裏，就簡單讓我導覽一番不就好了！」

他說到做到，立即帶我走向適齡的教室去參觀，站到教室後座空位旁，興奮的我忍不住得寸進尺，央求校長准我進去坐一下？！等校長笑著應允，我只側身一轉就滑溜入座了……於是，我開心的摩挲椅背、椅把、椅腳和桌面……像拉到一個久違的好朋友的手不肯放，耳中聽著老師親切的叮嚀、問候……直到而今，八十四歲的我，仍清楚記得那當時的快樂、滿足、和興奮難已！

把一切看在眼裏，我心酸的父親非常不忍，然而，在烽火連天、四處逃亡的亂世，再沒有什麼比求生、求存更重要，加上我家的人口結構，只有他一個男子漢，帶著文秀的妻子和三個幼齡的女兒……如何逃生、求全？尋求護佑？僅僅帶領已屬不易，又如何教養？引導、啟智？真是煞費思量！

忖衡我的個性比較開朗，父親開始訓練我獨當一面的能力，務必先自知、自助，而後才能助人。

忘不了有一次跋涉險峻的山間，曾被一位陌生的老農急急攔住，要我們必須留在他的農舍過夜，「因為，明天將有暴風雨」，以我們的腳程計算，必然困在進退維谷的曠野中。

我納悶擡頭向前望：「現在——可是晴空萬里啊……」

另一次在水湄，鬚眉皆白的老村長，就著壺嘴在啜茶。他多次回應村民請示適合曝曬穀稻的日期。最後，他只約略思考三分鐘，給大家的日期分成兩段。原來，當中的空白，竟是一長串的豪雨天——我很奇怪他怎麼知道？！

人們從各種實際經驗得到珍貴的啟發，增加許多實用的生活智慧，不斷相互增益傳授的結果，卒使很多歷史悠長文明古國的人文教育渾厚精深，即使所謂的目不識丁，也可以學富五車，分明無法分析的文句含義，確能清楚解說人文的、天理的、人本的精神走向。這樣侃侃然的析理，往往能使許多行也不正的鼠輩啞口無言的心悅誠服。

這樣的真情實事，在我們古老的中國大地仍然時時處處：它們肥沃著這片豐饒的大地而不稍怯。

戰後復員定居杭州西湖之濱，我才真正得圓入校就讀的美夢，急於彌補自己從小失學的遺憾。我堅持跳級就學趕進度，無奈過勞傷身大病一場，出院後遵醫囑必須休學休養才有明天，情不得已傷心欲絕，也只能每天目送姐姐上學去。

無奈地放下學校的課業非我所願，我仍開始試探自己繪畫專業的長路，反正醫生要我輟學休息休養……却沒有下令不許作畫的！我因此每天挾著紙筆在裏西湖濱，學閒散地亂塗亂畫，修養不夠時，情不自盡依舊飲泣！

某日把小舟划向荷塘以為躲開人群，實在忍不住了終於放聲大哭！不意淒厲的哭聲在湖心蕩向兩岸，使得對面小孤山上一對年輕的男女急得大聲叫喊，要我把小船划過去，原來，那是一對藝專的大哥哥大姊姊在關心，不忍辜負他們遵命而為，他們拿起我的紙筆就逗我跟著畫，結下佳緣不斷相約見面，也帶我加入他們到教室一齊上課，真正讓我放手施為，也大開眼界，嚐到一種非常快樂的滋味。

我終於成為他們快樂的小跟班——成為一個歷盡兵燹，無福定居、安居，終於得到可以認真上課的機緣的小傢伙！

有人說我年紀太小……有人說我孺子可教……

議論紛紛中時局驟變，接到父親的急電，要我們全家立即來臺……沒有機會與這些愛護我的大哥哥大姐姐揮手道別，便匆匆收拾一切，離開了篇篇詩塘，處處文史的杭州，渡海來臺。

記得那時，才從西胡溫婉秀麗的詩情畫意中拔身揮別，來到椰風蕉雨、天涯海隅的基隆港恍似隔世。坐上無蓬的小卡車沿土石路次第登高來到臺北，入住日式房屋，臥於日式榻榻米上，嗅著稻草之味入睡有如異域。腳穿木屐走入日式庭院，看椰風蕉雨……倒像我在廣東家鄉的景況。忘不了西子湖畔的荷風垂柳，十三、四歲的我，騎腳踏車走上鋪著碎石子路的信義路越走越遠……

那時信義路只有一段比較像路，到二段已像人家巷弄般窄小，再向前去已是似路又非路，再不多時只賸稻田的田埂了！然後，就是一大片未經開發的草原野地……。它們銜接到遠處的荒野由山腳到山坡……使帶著紙簿鉛筆的我，找不到一如杭州的文史景觀，無法延伸我在杭州隨手紙筆的寫生習慣，也找不到一如杭州處處史詩交纏的豐美年華情感。我失望得把腳踏車一把推倒地上便放聲大哭！也不知哭了多久，哭累了，睡著了……及至驀然驚醒日已西傾，斜暉已照到我身上，放眼一大片蒼綠環境在我腳下……遠遠，才是一片蔚藍如海……我驚訝得跳起來！

到了這時，我才發現自己躺在一個巨大的盤谷中心……

它三面環山，像張巨大的椅背，兩側椅把，無疑是安全安定的扶手，前面漸低，是可以入海的腳墊……

而我登陸的基隆港呢？……它躲在最前端的山陬水湄，這使我想起李愿歸盤谷序中的名句：「泉甘土肥，艸木繁茂」之句……那末，這就是我們的洞天福地了！

我伸手拍拍自己的腦袋瓜大哭：

「的確也是！！誰說不是？這是人類最舒適的亞熱帶氣候，也幾乎適合大多數生物的自然居留，加上我們有高且冷的山峯終年積雪，有四時冒煙的地熱溫泉，有淡水、鹹水的漁獲，以及特有種的臺灣黑熊……。」

還記得那一次，和幾位國際知名的生態專家餐聚時，我故意半開玩笑，一一點唱我們臺灣的特有種生物和牠們享有的生態環境，看大家哈哈大笑時，有位更熟悉的好友教授聽得笑起來！

「還有另外一種非常突出的珍奇特有種……你忘記提了！？」

「那便是——你們這一群知福、惜福的臺灣人！」

也因為此，當橫貫公路果然開發，已使我非常振奮！

想起那時躺在臺北盆地中心的感覺，四面環山的公路也逐步建成，只要再從四面山環中狠狠橫切一刀，讓我們能從中穿越……不但可以尋幽訪勝、倍見奇觀，同時又是何等令人振奮的便捷！

我開始做「這樣渾球」的白日夢！！

也開心地接受救國團的點召，擔任寫生隊的領隊工作！

只是，答應得太快、太肯定，反而使主辦單位遲疑起來！看我平日只穿文秀的旗袍上班、工作，這個瘦瘦的婦道人家，要帶一隊來自各地的龍虎軍，跋涉野外求生作畫！？怎能令人不擔心？

只是，他們無法知道，我有很多從小養成的逃難經驗，走過很多非常不堪的生命煎熬，五歲六歲，就已養成日行三十里，不許抱怨的意志力，無法溫飽時……也絕不可埋怨，絕不作不合情理的要求……只因為，在亂世逃難必須養成了解時艱的不可逆……比較參加救國團的活動一定被安排照顧得絕對安全、快樂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當「我」以自身成長的艱苦經歷協助、開導，參加救國團的經驗分享，除了可以增強學員們的意志、能力，畫出好畫，也成為生命中最珍貴、最有效益的啟發……。所以——我肩上雖然也特別累！不過！我內心也已特別安慰了！

所以，當主辦單位知道我應允帶隊時固然高興，問我希望帶領那一隊團員前往，我衝口而出的目標是縱走中橫……使對方愕然，到了最後，最後，才又告訴我說該隊已有領隊啦！

「不過……」對方的提示非常謹慎。

「到了現在，今天的阿里山寫生隊還沒有老師帶，如果你願意，可否先行協助他們？」

我只哈哈一笑——就答應了！

不過，我已暗下決心，日後只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進行海外孤征的環球寫生，應就難不倒我啦！

也因為此，到了現在，每當我遭遇新的困難，我也會借用這樣的方程式反詰自己，省思前後，很容易迅速做出適當的決策，就不容易踏入錯誤中不堪回首了！

這樣一步步走到今天並知福惜福……

到了現在八十四歲仍然依舊！……

梁丹丰